

類紙聞新爲認號挂准特局政郵華中

民國十五年十月初十日出版
(第三十四期)

紹興醫藥月報

總發行所

紹興城內
石門檻

紹興醫藥月報社

◀ 第十號

▶ 第三卷 ▶

紹興醫藥月報第三卷第十號(即第三十四期)

本報社職員

【社長】謝杏田

【總編輯】杜同甲

【副編輯】何廉臣

【分編輯】胡瀛嶠

楊質安 胡寶書

王邈達 單遠薌

汪竹安 楊厚栽

徐仙槎 王鐵如

蔣彬臣 何幼廉

潘文藻 田康濟

胡思範 李養和

周越銘

傅伯揚

姚佩畚

錢少楠

高芷沅

何筱廉

汪詠裳

編輯所

浙江紹興城內宣化坊
紹興醫藥月報社

總發行所

浙江紹興城內石門檻
紹興醫藥月報社

分發行所

浙江紹興城內大街
天芝堂藥號

印刷所

浙江紹興城內小教場
紹興印刷局

特別啓事

同人均鑒本年夏日久旱栝萇產生
甚少現當新貨上市來源已形缺乏
栝萇皮需用過繁供不應求深慮真
貨一竭偽品滋生特此通告務請開
方時慎重注意遇萬不已時始用栝
萇皮其尋常之病不妨改用瓜萇皮
以惜物力而防假冒爲荷

民國十五年本報第三卷第十期目次

論文

論歷代醫學之流派

陳邦賢

讀傷寒論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

來之條合解

常熟吳玉純

讀金匱產婦鬱冒嘔不能食小柴胡湯主

之解

常熟吳玉純

論傷風

竹珊

論暑

張蘊石

延醫須知

曾立羣

學說

女科學箋疏

蘭溪張壽頤

錢氏小兒藥證直訣義疏

嘉定張山雷

溫病條辨辨

海虞張炳昌

錢氏產科驗方

錢少楠編

壽祺校錄

醫案

志誠堂醫案

鹽山張錫純

雜錄

許氏雜錄

許小士

病後悔悟錄

滄洲

衛生局解釋蔣醫士之五

問題

對於衛生局解釋之疑義

蔣文方

藥學講義

此書即衷中參西錄第四集。鹽山老名醫張壽甫先生著。於中西藥物。皆備其要。而於中藥。尤能獨闢新義。發千古所未發。於生平得心應手之處。盡情披露無遺。宜山西醫學雜誌。稱爲藥書中第一可法之書也。實價大洋一元。郵費在內。

本報特別介紹

新纂兒科診斷學廣告

上海大東書局

醫病之難。難在識症。識症之難。難在診斷。小兒骨氣未成。形聲未正。悲啼喜笑。變態無常。尤爲醫學中之最難者。古越老名醫何廉臣先生。爲治學世家。臨症四十餘年。特將其生平所得。參合中西。著爲本書。凡分八章。三十五節。於兒科診斷之學。闡述至多。可爲後學津梁。

匠遽向病人胸下。猛戳三針。至第三針。病人一聲呼痛。隨即氣絕。經商團時疫救濟隊西醫盧湘雲診察。知爲該理髮匠針斃。報請法庭。派員檢驗。屍身胸下。尙出血不已。因將該理髮匠帶縣法辦。此事爲理髮匠致人于死之確證。社會上宜借爲殷鑒者也。今當夏去秋來。痧症雖已減少。此後仍宜注意。奉告患病者。切勿再誤信理髮匠。致蹈龔性之覆轍。并望業理髮匠者。切勿妄施針術。害人性命以自取刑戮也。

論歷代醫學之流派

陳邦賢

治愚

四庫全書提要醫家類云。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觀元好問撰傷寒會要序。知河間之學與易水之學爭。觀戴良作朱震亨傳。知丹溪之學與宣和局方之學爭。是仲景以後。金元以前。皆係一線相承。本無所謂流派。至金元間因有爭執而始各樹一幟。在當時四大家。各有發明。因時立

言。要亦補偏救弊之意。不意補偏救弊者。即爲造作偏弊者也。後世因有株守一先生學說者。於是不得不假定派別之名詞。以表顯其類似之區別。按仲景後有四大家。猶孔門中之分四科。後世雖有偏重於某科者。然終未敢逃出孔子之範圍。故四大家及後世諸名家。從未敢逃出仲景之範圍者。是倡學派之說。猶孔門中之分科耳。進言之。後世倡言學派者。即欲研究醫學。而勿偏宗於某說。治古今於一鑪。合唐宋元明清而爲一也。陸九芝謂分歧派別。周雪樵。何廉臣諸先生倡言學派。而包識生先生亦謂時派與古派反對。南派與北派反對。三江派與二湖派又反對。修園派景岳派及劉張朱李等派。亦無不各遵師派。互相反對也。諸先生之言學派。意者其在斯歟。今周何諸先生之言姑不論。即觀金元明清諸子。各抒所見。或寒涼。或攻伐。或養陰。或補土。或溫補。或提倡復古。或舍舊從新。莫不皆有偏重之弊。有偏重則有派別。

。派別者。即所以對於當世表顯其類似。對於前人表示其偏重也。且其表示偏重。並非謂除此偏重之外。即一概抹煞也。今試舉一例焉。如徐靈胎、陳修園、黃坤載三人。黃則食古不化。陳則撫拾古人唾餘。徐則融會古今。似一類而各不同。似三類而宗旨則一。謂非提倡復古可乎。更舉一例焉。如林起龍謾罵嘉言。醜詞毒詈。無所不加。此因私見而攻擊者。如徐靈胎醫學源流論。於孫劉李朱諸人。皆遭駁詰。此因發明而攻擊者。如黃坤載詆訶歷代名醫。無所不至。此因驕矜而攻擊者。攻擊之宗旨雖異。謂非攻擊可乎。由此觀之。是復古者爲一類。攻擊者爲一類。復古攻擊之中。又各有其類。有一類即有一流派。而一流派中更有數流派。猶百川派別而同歸於海也。若不論其派別。即不能知所偏重。若不論其派別中之派別。即不能知其程度之高下。與旨趣之所在。研究學派。猶研究江河湖海之支流也。

。類此者甚多。此特舉復古攻擊以爲例耳。或謂金元明清諸子。皆有所發明。盡言發明而不言學派乎。要之彼於當時所發明。即後人公認之學派。此派宗者愈多。則此種學派愈著。例如張景岳長於溫補。而張路玉多採其說。黃坤載頗師其意。陳修園雖砭之。而用藥亦甚類此。是景岳儼然一派矣。又如喻嘉言著醫門法律。頗能闡發金匱秘旨。而徐忠可之金匱論註。尤在涇之金匱心典。復多宗其說。是嘉言又儼然一派矣。又如葉天士能貫穿古今。融會百家。其所發明。多有補仲景東垣所不逮。而吳鞠通王孟英林佩琴輩多宗天士之說。著溫病條辨溫熱經緯類證治裁。等書。是天士又儼然一派矣。及觀劉張朱李輩。與仲景分庭抗禮。亦均各自成一派。彼之所以成一學派者。蓋因其所處之時代。與所居之地位。及所遇之境況不同。而各造成一派。如張潔古與劉河間二子。皆生於北。北人飲食厚濁。夏則吞

冰。冬則圍火。於是張創新方而不廢古方。劉用經方而特喜涼藥。又如朱丹溪爲南人。目睹南人柔弱。耽於色慾者多。故習用清滋而大效。此皆因所居之地位及所遇之境況而造成學派也。如李東垣雖屬北人。爲富家子。

嘗捐千金。從潔古學醫。則其所往來者必多貴介。嗜慾逸樂。乃貴介人之常情。故李氏發明升陽補脾之法。且李氏行道時。正當元兵南下。京師戒嚴之後。則彼時之人。必多起居不時。飲食不調。以致胃弱氣乏。故李氏用補中益氣法。一治一效。此卽因所處之時代與所遇之境況而造成學派也。學派乃時勢所造成。轉言之。學派即不啻區別時勢狀況之代表也。況用藥有方土之宜。孫思邈，俞守約，徐靈胎輩。已先我言之。觀此學派能區別前人之類似。能表示前人之偏重。能代表前人之時勢狀況。是學派與發明儼然兩事。其言利則曰發明。其言利與弊則曰學派。是學派之說。金元

以後已儼然在矣。不過學派有以人名爲主體。（如修園派景岳派之類）有以地方爲主體。（如南派北派之類）有以時代爲主體。（如古派今派之類）有以學科名詞爲主體。（如寒涼攻伐養陰補土之類）是吾儕所亟當研究者也。抑竊有進者。成立學派。固在前人。融化學派。尤在後學。化有派於無派則可。不知前人之近於某派則不可。知前人之近於某派。而不知前人程度之高下及旨趣之所在則尤不可。管見及此。敢質之博雅以爲然否。

讀傷寒論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三條合解 常熟吳玉純

挾經傷寒一症。南陽書中連出三條。讀之每苦簡略。不得其詳。其第一條經水適來。則血方行而未多行。血爲熱滯。故宜刺以泄之。血泄則熱亦泄。尙易明也。二條經水適斷。遍閱從前註解。心中攄難透澈。果然經斷血結。則與首條無異。儘可仍用刺法。何故易用小柴胡湯。玩一適字。蓋中風寒

熱。適值癸期。值其期而經果來。則血行而熱亦即解。三條之自愈者此也。若來而不暢。則雖脈遲身涼。經中之熱得泄。而血室之熱。痞結胸脅。刺以泄之。其效無有捷於此者。今刺法不傳。會其意而處方。則海藏之桂枝紅花湯。加海蛤桃仁。或仿陶氏血結胸例。小柴去參棗加生地桃仁查肉。或延胡歸尾等。挾寒加桂心。諸方可以採用。至若適值癸期。而經水當來不來。是爲適斷。或癸行初過。而即起病。亦爲適斷。其血必結者。乃營絡之中。爲熱蒸灼。而不能流暢。非實有留結也。肝爲藏血之所。與少陽爲表裏。血室熱則裏必熱。邪欲傳裏。先趨少陽。邪勢既趨少陽。營液愈被灼燥。而經愈無自望其行矣。柴芩半三味。皆少陽專藥。柴之苦平。以達經中之邪。芩之苦寒。能泄熱而破結。半之辛溫。能疎豁痰氣。而泄膽府之熱。故柴胡當宣少陽之經。芩半直清甲膽之府。治少陽之法。無餘蘊矣。

。然木喜乘土。而衝隸陽明。徒與清泄邪熱。則營血之爲熱所灼者。尙未有資生之路。深恐血枯肝橫。凌賊中土。諸變叢生。所由來也。參以養之。甘以和之。姜棗以調之。然後曲折周至。絲絲入扣。更觀三條譚語見鬼。如此之症。而可自愈。豈非適來而營血流行無阻。則熱隨血去。勿誤治以生枝節耶。從適字中玩出意義。三條經文。向之不能了然者。始覺言簡意洽。反復精詳。質之高明。未知以爲何如也。

讀金匱產婦鬱冒嘔不能食小柴胡湯主之解

常熟吳玉純

論曰。新產婦人有三病。一病瘧。二病鬱冒。三病大便難。按此三病者。既不由於外感風寒。亦非由於勞力傷食。乃新產婦人身體不足者。自然應有之病。否則如瘧如鬱冒。洵屬驚人之症。而又並未出方。如大便難者。亦何足爲病。乃並列於三者之中耶。讀第二條曰。產婦鬱冒。其脈微弱。

嘔不能食。夫鬱冒者。產婦之本病也。其脈微弱。則是產後正脈。嘔不能食。病之甚者也。大便反堅。是又產後應有之象。不足怪也。可知其嘔不能食。非因感寒及傷食也。若因寒而嘔。或傷食惡食。則大便亦不免有或痛或瀉之候矣。合之脈微弱。是有產後胃虛之象也。但頭汗出。則其虛乃是血虛。產後不宜大汗。而亦不宜無汗。產婦喜通身微汗。得熱飲食則汗溦溦出。而斷不宜於頭汗。所以血虛致冒者。得汗則陰陽乃和。然而用小柴胡湯。殊非對症之方。其中必有精義。嘗深思而切究之矣。夫大便堅。非產後危重之病。嘔不能食。則可危矣。二陳之類。病輕者用之。必可取效。今大便反堅。二陳似嫌其燥。考嘔吐門有云。服小半夏湯不愈者。大半夏湯立愈。大半夏湯者。人參半夏白蜜是也。小柴胡方內。有人參半夏。以治胃虛之嘔。豈非極合。然而柴胡黃芩。又何故也。夫血虛陽盛。若

用歸芍之類。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必反礙其胃氣。今有人參。益氣以生血。即用柴胡黃芩。直清少陽之火。平肝膽之熱。肝膽既平。胃不受尅。陽氣下降。陰血不至煎灼。取效之速。無有過於此者。蓋人參爲養胃之聖藥。胃氣得參之扶持。而芩之苦寒。可以無礙。且能領參之力。直達血分。而不至有壅氣之虞。况柴胡能散少陽之邪火。鼓舞少陰之生氣。開闢有權。中氣得以輸化。營分已暗受其蔭。故小柴胡湯。實治血虛有熱之專方。所以傷寒門中。經水適來適斷者。無不宜於此方也。

保真子曰。予爲此論。似乎剖析微芒。洞窺底蘊矣。然遇是症而投是方。其駭俗誤人。敗名債事。有不崇朝而可立致者。豈古方之果不足以治今病耶。曰。是雖未必盡然。而亦未必無因也。蓋古之時參價輕而力厚。今之時參價昂而力反薄。價昂則病之輕者必不議用。至於用參。而病體支離。

又不能任柴芩等葯。古方今病之枘鑿。或以是耶。况小柴胡方下注云。去渣再煎。與他方獨異。可知古人慎重將事。隱寓有防其僭越。不可輕用之意。曾謂生今之世。可執一說而孟浪妄投耶。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金匱之書。本多殘闕。求之金匱而不得者。必取則於後賢。濟陰綱目云。產婦鬱冒。即俗所謂血暈也。大全云。產後血暈。其由有三。有用心使力過多而暈者。有下血過多而暈者。有下血少而暈者。其暈雖同。虛實各異。或補血清心。或破瘀行血。方如清魂散。黑神散。皆可取用。而以熟童便引用爲最佳。外佐以醋炭等法。醫通云。產後有三急。嘔吐盜汗泄瀉也。若產後昏暈。嘔逆不能飲食。此胃虛挾痰所致。用抵聖散。以赤苓換赤芍。即二陳加入參澤蘭。最爲合法。或加炮姜。慎勿用芎歸血藥膩膈。準此數法。出入用之。好學者更讀其全書可矣。

論傷風

竹珊

秋冬之季。傷風者甚多。若不善攝養。每成損症。茲聞醫大教務長某先生述此症之現象及防護之方法數則。以其皆可靠之談。謹錄於後。以告讀者。傷風乃人生生理的適應機能。有防止溫熱消失。及增加溫熱之作用。吾人每至秋冬。以氣候寒冷。皮膚血管必收縮。故皮色每形蒼白。若遇驟冷。則立即毛肌收縮。皮膚生粟。（若在動物則其毛直立）凡此所以防止溫熱消散之現象也。自外表收縮後。血液充聚內臟。促進運動。如過寒。則肌肉痙攣。凡此所以增加溫熱之作用也。可知傷風之初。乃生理的正當適應機能。而非病症也。惟吾人平日。養尊處優。保護太密。反失其天然作用。故血液充聚內臟後。不能抵抗。遂致呼吸器及消化器腫脹。內分泌增多。細胞膨化。於是傷風病菌。乘間繁殖。（人口鼻中固有細菌。發明者已有